

格非 选编



#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

我最喜爱的悲情小说

乔伊斯  
托尔斯泰  
布尔加科夫  
曼斯菲尔  
加缪  
卡夫卡  
鲁迅

 新世界出版社

格 非 选 编



#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

---

我最喜爱的悲情小说

 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更多的人死于心碎:我最喜爱的悲情小说/格非选编.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3

ISBN 7-80187-125-1

I.更… II.格… III.小说-作品集-世界 IV.I14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3500 号

更多的人死于心碎——我最喜爱的悲情小说

---

策划:钟振奋 王方红

编者:格非

责任编辑:陈洁 晓钟

封面设计:鲁冰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(010)68995968 (010)6832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[www.nwp.com.cn](http://www.nwp.com.cn)

本社英文网址:[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本社电子信箱:[nwpcn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nwpcn@public.bta.net.cn)

版权部电子信箱: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版权部电话:+86(10)6899 6306

印刷:北京振华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字数:230千字 印张:11.375

印数:1-6000册

版次: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7-80187-125-1/I·048

定价:21.00元

---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乔伊斯

---

托尔斯泰

---

布尔加科夫

---

曼斯菲尔徳

---

加缪

---

卡夫卡

---

鲁迅

# 序

格 非

本书的书名借用了索尔·贝娄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：*more died of heartbreak*。顾名思义，本选集的内容大抵与悲哀、绝望有关。中国古代即有“愁苦之言易好，欢娱之言难工”这样的说法。纵观文学史，“悲哀、绝望”这类主题的作品占据了相当的比重。究其原因，我以为，一方面相对于欢悦，苦难的感受记忆更使人铭心刻骨。叔本华就曾经说过，人生最快乐的时光，通常都是以遗忘的形式出现，愉快使时间缩短，而苦难则使人度日如年。厨川白村亦认为“文学是苦闷的象征”，不平则鸣是人之常情。另一方面，有那么多作家醉心于苦难与绝望，还与作家或艺术家“批判者”的身份和职业立场有关。在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中，作家和诗人通常被看成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“矫正力量”，而不是所谓的“帮闲”和“宫廷伶优”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的相关描述相信读者早已耳熟能详。杜甫、屈原、鲁迅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。

众所周知，作家和艺术家是社会肌体最敏锐的感受器。他

(她)们的感知的触角往往同时指向以下几个方面:其一是社会现实本身,其二是记忆和历史,当然还有更难令人捉摸的对于生命的哲学沉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造成绝望与悲凉的原因,除了现实境遇的困顿和命运的乖戾之外,在相当程度上还与生命及时间本身的局限性和相对性有关。桓温在北伐途中,见到自己多年前种下的柳树已有十围粗,即攀枝执条,泫然泪下:“木犹如此,人何以堪”,即属此类。在常人看来,《红楼梦》中的锦衣玉食贾宝玉何忧之有?不料,贾宝玉的苦恼却是“人总是要长大的”。姑娘们长大成人,即会嫁人离去,这一个“散”字是贾宝玉难以承受的,他的悲哀自有一种青春的凄美,与写作《都柏林人》时的乔伊斯大致相仿,都与现实生活的煎逼关系不大。在本选集中,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描述社会现实的,但亦有少部分作品属于哲学玄思一类。

那么,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这类悲惨的故事呢?这涉及到人类对于“悲剧”及其作用的理解,是一个心理学的大题目。人们在阅读悲剧故事时所获得优越感、崇高感以及情绪的宣泄诸如此类,亚里士多德、尼采、叔本华、王国维都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,这里不再重复了。我想补充的是,只有认识绝望,才能承担命运。保罗·蒂里希在《生存的勇气》一书中曾说,加缪、卡夫卡这样的作家之所以会描述“绝望”,其目的是为了最终承担起全部的虚无,从而真正开启“希望”之门。鲁迅先生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,他说:绝望之为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。

本书的选编依据以下三个原则:首先,本集中的所有小说都是文学史中有定论的一流作品,所谓“开卷有益”,对于作品的看法可以见仁见智,但不至于徒然浪费光阴。其次,过于艰深的作品不选。话虽如此,每个读者的文化修养阅读经验不尽相同,对

于一部分读者而言,阅读上仍然有一定的难度,如要真正了解作品的意蕴,一目十行大概是不行的。最后,编者有意识地选择了不同形式、不同流派的作品,使读者对于小说的不同表现方式有一个大致的了解,既有传统现实主义,亦有浪漫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存在主义、魔幻现实主义、简单主义等等。

二〇〇三年七月二日

于大石桥

## 目 录

- 死者 ..... [爱尔兰]詹姆斯·乔伊斯(1)
- 每日圣诞 ..... [德]海因里希·博尔(49)
- 魂断威尼斯 ..... [德]托马斯·曼(73)
- 伊万·伊利奇之死 ..... [俄]列夫·托尔斯泰(135)
- 吗啡 ..... [俄]布尔加科夫(200)
- 乡村医生 ..... [奥]费兰茨·卡夫卡(236)
- 来客 ..... [法]阿尔贝·加缪(243)
- 花园茶会 ..... [新西兰]曼斯菲尔德(258)
- 短暂的礼拜五 ..... [美]辛格(275)
- 小伙子古德曼·布朗 ..... [美]霍桑(288)
- 大教堂 ..... [美]雷蒙德·卡佛(301)
- 魔桶 ..... [美]伯纳德·马拉默德(318)
- 在酒楼上 ..... [中国]鲁迅(337)
- 桃园 ..... [中国]废名(347)





## 死 者

[爱尔兰] 詹姆斯·乔伊斯

看楼人的女儿莉莉简直是双脚离地在飞跑了，她刚刚把一位先生带进底层营业所后面的餐具间，帮他脱掉大衣，断断续续的前门门铃声可又响起来了，她只得匆匆奔过空荡荡的过道，给另一位客人开门。幸亏不要她也伺候女客人。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想到了这一层，把楼上的浴室改做女客们的化妆室了。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现在正在那儿，聊着天，笑着，大惊小怪地没事儿瞎忙着，还轮番走到楼梯口，从扶手栏杆上向下张望，朝楼下对莉莉大声喊着，问她是谁来了。

这从来都是件大事情，莫坎家的几位小姐每年一次的舞会。她们所有的熟人都来参加，家庭的成员，家里的老朋友，朱莉娅唱诗班里的队员，凯特教过的一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，甚至玛丽·简的学生有的也来参加。没有哪回不是尽欢而散的。就人们记忆所及，好多好多年了，这舞会一向是开得很成功的；自从她们的哥哥帕特去世，凯特和朱莉娅从斯托尼·巴特那幢房子里搬出来，带上玛丽·简，她们惟一的侄女儿，一块住在阿雪岛上这幢幽暗、冷落的房子里以来，一直是这样。她们从楼下做粮食生意的富勒姆先生手里租下了楼上一层，已经有足足三十个年头了。玛丽·简那时候还是个穿短衫裤的小丫头，如今已是家里的台柱子了。海丁顿街上的管风琴归她弹。她从专科学校毕业，还每年一度在老音乐厅的楼上开一次学生演奏会。她的好多学生都是金斯顿和达尔基一带上等人家的子女。她的姨妈们虽然



老成那样了，也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。朱莉娅，尽管已经两鬓灰白，仍然是“亚当与夏娃”唱诗班的第一女高音。凯特，因为身体太弱，不能多跑动，就在后屋那架老式方形大钢琴上给启蒙学生教音乐课。莉莉，看楼人的女儿，给她们做女仆的工作。虽然她们生活得简朴，她们主张要吃得好好；样样都买顶好的：带棱形骨头的牛腰肉、三先令一磅的茶叶和上等的瓶装黑啤酒。莉莉照吩咐做事，极少有差错，所以她跟三位女主人处得挺好。她们都爱大惊小怪，如此而已。不过她们惟一不能忍受的是跟她们顶嘴。

当然罗，这样一个晚上，她们大惊小怪是有充分理由的。早就过了十点钟，可是加布里埃尔跟他妻子还不见影儿。此外，她们还非常害怕弗雷狄·马林斯可能喝醉了酒来的。她们怎么也不希望玛丽·简的哪个学生看见他醉醺醺的样子；而他要是这样子，有时还很难对付呢。弗雷狄·马林斯总是迟到，然而她们奇怪加布里埃尔会让什么事拖着呢：这就是为什么她们隔上两分钟便要走到楼梯扶手处，问莉莉加布里埃尔或是弗雷狄来了没有。

“噢，康罗伊先生，”莉莉为加布里埃尔开门时对他说，“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还以为您不会来了呢。晚上好，康罗伊太太。”

“我保证她们会这么想的，”加布里埃尔说，“可是她们忘记了，我这位太太真要命，得花三个钟头打扮自己呢。”

他立在擦鞋垫上，把他套鞋上的雪往下蹭，这时莉莉把他妻子陪到楼梯口，喊了一声：“凯特小姐，康罗伊太太来了。”

凯特和朱莉娅马上蹒跚地从幽暗的楼梯上走下来。她俩都吻了加布里埃尔的妻子，说她一定给活活冻坏了吧，又问加布里埃尔是否跟她一道来了。

“我在这儿，跟邮件一样准时呢，凯特姨妈！上楼吧。我这



就来，”加布里埃尔在暗处大声说。

三个女人说笑着往楼上女化妆室走去，他还在继续使劲儿地蹭他的脚。薄薄一层雪绕边儿盖在他大衣的肩头上，像条披肩似的；盖在他的套鞋上，像鞋头上的花纹似的；他咯吱咯吱地解开被雪冻硬的粗呢大衣上的纽扣，这时一阵室外的芳香的寒气从他衣服的缝隙和皱褶中散发出来。

“又下雪了吗，康罗伊先生？”莉莉问。

她领他走进餐具间，去帮他脱大衣。加布里埃尔听她称呼自己姓时发出的那三个音节，微微一笑，瞧了她一眼。她是个细长身材，正在抽条儿的姑娘，面色发白，头发是干草色。小房间里的煤气灯把她照得更苍白了。当她还是个小孩子，老是抱着个破布娃娃坐在楼梯最低一级上的时候，加布里埃尔已经认识她了。

“又下了，莉莉，”他回答，“我看得下一整夜呢。”

他抬头望望餐具间的天花板，楼上脚步的踢踏和拖曳震得天花板都在摇晃了，他听了一会儿钢琴声，然后又瞧瞧这个姑娘，她正在搁板的另一头小心地把他的大衣叠好。

“告诉我，莉莉，”他口气和蔼地说，“你现在还上学吗？”

“噢，不了，先生，”她回答，“我今年不上学了，往后也不再上了。”

“喔，那么，”加布里埃尔快活地说，“我看哪个好日子，我们该去参加你跟你那个年轻人的婚礼了吧，嗯？”

女孩回过头瞧他一眼，非常辛酸地说：

“现在的男人都只会说废话，把你身上能骗走的东西全骗走。”

加布里埃尔脸红了，仿佛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似的，他眼睛不朝她看，把自己的套鞋甩脱下来，一个劲儿用他的厚手套擦着他的漆皮鞋。



他是个壮实的、高高个儿的青年人。他双颊上红润的血色甚至向上延展到他的额际，在那儿泛作几片不成形状的淡红色；在他没有胡须的面庞上，一副眼镜屏挡着他一双灵敏的、永不宁静的眼睛，眼镜上光洁的镜片和锃亮的镀金框架也在永不宁静地闪耀着光辉。他那有光泽的黑头发从中间分开，又长又弯地梳向耳后，在帽子压出的一道纹路下轻微地卷曲着。

把皮鞋擦得发亮了，他便站直身子，把背心向下拉一拉，使它更贴身地罩在他丰满的躯体上。然后他从口袋里迅速地掏出一枚硬币来。

“喔，莉莉，”他说着，把钱塞进她手里，“过圣诞节了，是吗？不过是……一点儿小意思……”

他赶快向门外走去。

“噢，不，先生！”女孩子大声说，跟他走过来。“真的，先生，我不要。”

“过圣诞节了！过圣诞节了！”加布里埃尔说着，一边几乎是小跑步地向楼梯走去，同时向她挥动一只手，要她把钱收下。

女孩见他已经走上楼梯了，便在他身后高声说：

“那么，谢谢您了，先生。”

他在客厅门外等这支华尔兹结束，听着衣裾从门边擦过和脚步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。女孩子那句辛酸而意外的回话让他仍然心绪不宁。这句话让他显得抑郁，他把袖口拉拉平，把领结整一整，试图驱散这种气氛。然后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，看了看他为自己的讲演所列的提纲。他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用罗伯特·勃朗宁的几行诗，因为他怕这超出了听他讲话的人们的知识水平。引几段他们能知道是莎士比亚或是歌曲集上的字句会更好些。这些人的鞋跟的粗俗的磕碰声和鞋底在地板上的拖曳声使他想起，他们的文化等级跟他的不同。对他们引用他们所不能懂的诗，只能使自己显得滑稽。他们会想，他在炫



耀自己高人一等的教育。他们跟他们打交道就会失败，就像他在楼下餐具间里跟那个姑娘打交道失败一样。他把调子定错了。他整个讲演从头到尾都错了，是个彻底的失败。

这时候，他的姨妈们和他的妻子从女客化妆室出来了。他的姨妈是两位身材矮小，衣着朴素的老妇人。朱莉娅姨妈大约高上一英寸左右。她的头发向下披着盖住耳朵尖，是灰白色的；她那张脸宽大松弛，也是灰白色的，但是脸上有几处颜色比较深。虽然她体格结实，立得端端正正，她迟钝的眼睛和分开的嘴唇使她看起来是个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的女人。凯特姨妈比较有生气。她的面色比她妹妹的健康，脸上尽是皱纹和褶子，好像一只干缩了的红苹果，她的头发也用同样老式的样子辫起来，还没有失去成熟的胡桃颜色。

她们俩都真诚地吻了加布里埃尔。他是她们心爱的侄子，死去的姐姐爱伦的儿子，她嫁的是港口船坞公司的特·捷·康罗伊。

“格莉塔给我说，你们今儿晚上不打算坐出租车回蒙克斯顿了，加布里埃尔，”凯特姨妈说。

“不了，”加布里埃尔说，转身向着他妻子，“我们去年可受够了，是吗？您记不记得，凯特姨妈，格莉塔给冻成什么样子了？马车窗子一路上格格格地响，车过梅里翁之后，东风就往车里灌，可真够呛的。格莉塔害了一次重感冒。”

凯特姨妈一本正经地皱着眉，他说每句话她都点一次头。

“非常对，加布里埃尔，非常对，”她说。“你尽可能仔细总是不错的。”

“可是要说格莉塔她呀，”加布里埃尔说，“要是依着她，她准会冒着雪走回家去的。”

康罗伊太太笑了。

“您别听他的，凯特姨妈，”她说，“他可真烦死人了，什么为了汤姆的眼睛晚上要用绿灯罩呀，要让他练哑铃呀，强迫伊娃吃



麦片粥呀。可怜的孩子！她简直见了麦片粥就恨！……哦，可你们怎么也猜不出，他现在逼我穿些什么！”

她发出一串响亮的笑声，对她丈夫瞧了瞧，他爱慕和幸福的眼光正从她的衣服上移到她面孔和头发上。两位姨妈也亲切地笑着，因为加布里埃尔的婆婆妈妈的作风，一向是她们的笑柄。

“套鞋！”康罗伊太太说，“这是最新的玩意儿。只要路上有点儿潮湿，我就得穿上套鞋。甚至今晚，他也要我穿上，可是不肯。下次他要给我买的，该是一套潜水服了。”

加布里埃尔神经质地笑着，接着好像要让自己安心似地拍拍领结，这时凯特姨妈笑得都直不起腰了，这个笑话让她非常地开心。朱莉娅姨妈脸上的笑容不久便消逝了，她闷闷不乐的眼神转向她侄儿的脸庞。停了一会儿，她问：

“套鞋是什么呀，加布里埃尔？”

“套鞋吗，朱莉娅！”她姐姐惊讶地说。“天哪，你难道不知道套鞋是什么？你把它穿在你……穿在你的靴子上，格莉塔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康罗伊太太说，“用古塔胶做的。我们俩现在都各有一双了。加布里埃尔说大陆上人人都穿的。”

加布里埃尔皱皱眉头说，似乎稍微有点生气：

“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嘛，可是格莉塔认为非常可笑，她说，套鞋这个词儿让她想起克瑞斯蒂剧团的演员<sup>①</sup>。”

“可是，告诉我，加布里埃尔，”凯特姨妈思路敏捷、措辞得体地说，“你当然找好房间了，格莉塔刚刚说……”

“噢，房间没问题，”加布里埃尔回答。“我在格列沙姆定好

<sup>①</sup> 克瑞斯蒂剧团的演员：十九世纪美国人乔治·克瑞斯蒂在纽约创办的一种剧团，由白人扮演黑人演唱黑人歌曲，直到本世纪初，人们仍习惯称这种剧团为“克瑞斯蒂”剧团。



一间。”

“说真的，”凯特姨妈说，“办得好极了。还有孩子们哪，格莉塔，你不为他们担心吗？”

“哦，一个晚上嘛，”康罗伊太太说。“再说，贝茜会照顾他们的。”

“说真的，”凯特姨妈又说了，“有个像她那样的保姆该多称心，一个你能靠得住的人！瞧那个莉莉，我敢说，我不知道这阵子她是怎么啦。她简直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加布里埃尔正想就这一点向姨妈问几个问题，然而她突然停住话，目送她妹妹走开去，朱莉娅晃晃悠悠地往楼下走，正从楼梯扶手上伸长脖子朝下望。

“啊，我问你，”她几乎是烦躁地说，“朱莉娅上哪儿去了？朱莉娅！朱莉娅！你上哪儿去呀？”

朱莉娅已经下了一段楼梯了，又走回来，态度温顺地报告说：

“弗雷狄来了。”

同时传来一阵掌声和钢琴手的最后的装饰性乐段，说明华尔兹舞结束了。客厅门从里向外打开，几对舞伴走了出来。凯特姨妈急忙把加布里埃尔拉向一边，俯在他耳边悄悄说：

“溜下楼去，加布里埃尔，求求你，看他对不对头，要是喝醉了，就别让他上楼来。我敢说他是喝醉了的。我敢说他是的。”

加布里埃尔走到楼梯旁，从扶手栏杆上往下倾听。他能听见两个人在餐具间谈话的声音。然后他听出了弗雷狄·马林斯的笑声。他脚步声很重地走下楼去。

“真让人宽心，”凯特姨妈对康罗伊太太说，“有加布里埃尔在这儿。有他在这儿，我总是觉着安心点儿……朱莉娅，瞧，戴丽小姐跟鲍尔小姐得吃点儿点心。谢谢您弹的漂亮的华尔兹舞曲，戴丽小姐。真叫人觉着愉快。”



一个高高的，面容干瘪的人，生一撮硬挺的灰白小胡髭，皮肤黝黑，正跟他的舞伴打客厅出来从旁边走过，说道：

“我们也来点儿点心好吗，莫坎小姐？”

“朱莉娅，”凯特姨妈当即说，“这是布朗先生和弗朗小姐。朱莉娅，陪他们跟戴丽小姐和鲍尔小姐一道去。”

“我是个讨女士们喜欢的人，”布朗先生说，嘴巴撇得小胡子都翘直了，把满脸的皱纹都笑出来了。“您知道，莫坎小姐，她们那么喜欢我的原因是……”

他没说完这句话，马上就陪三位女客往后屋去了，因为他见凯特姨妈听不清他说话。后屋正当中摆了两张拼在一起的方桌，朱莉娅姨妈正跟看楼人一块儿把一张大台布拉直，铺在桌子上。餐具柜上整齐地排列着杯盘碗碟和一束束的刀叉和汤匙。方形大钢琴合上盖子，顶上也当餐具柜用，放着各种菜肴和甜食。屋角一只小些的餐具柜前有两个年轻人站着，在喝苦味蛇麻子啤酒。

布朗先生把他受托照管的女士们引到那里，开玩笑地请她们三位都尝点女宾用的混合甜饮料，又热，又浓，又甜。她们说她们从没喝过烈性的饮料，他便为她们开了三瓶柠檬水。然后他请年轻人当中的一位让一让，拿起有玻璃塞的细颈酒瓶，给自己满满儿斟了一杯威士忌。当他呷一口酒品品味道的时候，两个年轻人恭敬地望着他。

“上帝帮助我，”他笑眯眯地说，“这是医生吩咐我喝的。”

他干瘪的面庞上展出一副比较开朗的笑容，三位年轻女士对他的诙谐报以音乐般的笑声，笑得前后摇晃着身子，肩膀激动地抽动着。其中最勇敢的一位说：

“噢，布朗先生呀，我敢说医生从来不会这样吩咐的。”

布朗先生把他的威士忌又啜了一口，侧身做了个鬼脸，说道：





“啊，你们瞧，我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卡西迪太太，据说她讲过：‘喂，玛丽·格兰姆斯，假若我不喝，您就强迫我喝，因为我感觉我需要喝。’”

他发热的面孔向前探得有点儿太亲热了，他又装出一副非常俗的都柏林腔调，所以这些年轻女士们，出于同一种本能，都一声不响听着他。弗朗小姐，她是玛丽·简的一个学生，问戴丽小姐她弹的那支挺美的华尔兹舞曲叫什么名字；布朗先生发觉人家不注意他了，便立即转向两位青年，他们比她们更能赏识他一些。

一位红面孔的年轻女人，穿一身蓝紫色衣裳，走进屋里来，激动地拍着手大声说：

“跳四对舞了！跳四对舞了！”

凯特姨妈紧跟她进来，大声说：

“两位先生，三位女士，玛丽·简！”

“哦，这儿有伯金先生和克里根先生，”玛丽·简说。“克里根先生，您和鲍尔小姐跳舞好吗？弗朗小姐，让我给您找位舞伴吧，伯金先生。哦，现在都好了。”

“三位女士，玛丽·简，”凯特姨妈说。

两位年轻人恭请三位女士跳舞，玛丽·简转向戴丽小姐。

“噢，戴丽小姐，您真是太好、太好了，已经给两场舞伴奏过，可是我们今晚上的确是太缺少女舞伴了。”

“我一点儿也不在意呢，莫坎小姐。”

“不过我有一位出色的舞伴介绍给您，巴特尔·达西先生，那位男高音。回头我还要请他唱一个。整个都柏林都在入迷似地谈论他呢。”

“漂亮的嗓子，漂亮的嗓子！”凯特姨妈说。

钢琴已经两次弹起第一节舞的序曲，玛丽·简便把她请到的几位急忙带出这间屋。他们刚出去，朱莉娅姨妈就慢腾腾踱进